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四回 除妖魁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

且說包興見了告白，急中生智出來。見旁邊站著一人，他即便向那人道：「這隱逸村離此多遠？」那人見問，連忙答道：「不過三里之遙。你卻問他怎的？」包興道：「不瞞你們說，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，降妖捉怪，手到病除。只是一件，我們原係外鄉之人，我家相公雖有些神通，卻不敢露頭，惟恐妖言惑眾，輕易不替人驅邪，必須來人至誠懇求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，越說不會，越要懇求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，一片至誠，方能應允。」那人聞聽，說：「這有何難。只要你家相公應允，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。」包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閒話少說。你將這告白收起，隨了我來。」兩旁看熱鬧之人，聞聽有人會捉妖的，不由的都要看看，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。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二輩鋪門口，便向眾人說道：「眾位鄉親，倘我家相公不肯應允，欲要走時，求列位攔阻攔阻。」那人也向眾人說道：「相煩眾位高鄰，倘若法師不允，奉求幫襯幫襯。」包興將門口兒埋伏了個結實，進了飯店，又向那人說道：「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。省得回來走時，又要耽延工夫。」那人連連稱「是」，來到櫃上，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，說：「李二爺請了，許久未來到小鋪。」（誰知此人姓李名保，乃李大人宅中主管。）李保連忙答應道：「請了。借重，借重。樓上那位相公，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，寫在我帳上罷。」掌櫃的連忙答應，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。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，叫李保聽咳嗽為號，急便上樓懇求。李保答應，包興方才上樓。

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內焦躁，眼也望穿了，再也不見包興回來，滿腹中胡思亂想。先前猶以為見他母舅必有許多的纏繞，或是借貸不遂，不好意思前來見我。後又轉想：「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，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，私自逃走了罷？或者他年輕幼小，錯走了路頭，也未可知。」疑惑之間，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。包公一見，不由的動怒，嗔道：「你這狗才往哪裡去了？叫我在此好等！」包興上前悄悄地道：「我沒找著我母舅。如今倒有一事……」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、請人捉妖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。」包公聞聽，不由的大怒，說：「你這狗才！」包興不容分說，在樓上連連咳嗽。

只見李保上得樓來，對著包公雙膝跪倒，道：「相公在上。小人名叫李保，奉了主母之命，延請法官以救小姐。方才遇見相公的親隨，說相公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望祈搭救我家小姐才好。」說罷磕頭，再也不肯起來。包公說道：「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，我是不會捉妖的。」包興一旁插言道：「你聽見了？說出不會來了。快磕頭罷！」李保聞聽，連連叩首，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。包興又道：「相公，你看他一片誠心，怪可憐的。沒奈何，相公慈悲慈悲罷。」包公聞聽，雙眼一瞪，道：「你這狗才，滿口胡說！」又向李保道：「管家你起來，我還要趕路呢。我是不會捉妖的。」李保哪裡肯放，道：「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。小人已哀告眾位鄉鄰，在樓下幫襯著小人攔阻。再者眾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，相公若是走了，倘被小人主母知道，小人實實吃罪不起。」說罷，又復叩首。包公被纏不過，只是暗恨包興。復又轉想道：「此事終屬妄言，如何會有妖魅。我包某以正勝邪，莫若隨他看看，再作脫身之計便了。」想罷，向李保道：「我不會捉妖；卻不信邪。也罷，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。」

李保聞聽包公應允，滿心歡喜，磕了頭，站起來，在前引路。包公下得樓來，只見舖子門口人山人海，俱是看法官的。李保一見，連忙向前，說道：「有勞列位鄉親了。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，法官業已應允，不勞眾位攔阻。望乞眾位閃閃，讓開一條路，實為方便。」說罷，奉了一揖。眾人聞聽，往兩旁一閃，當中讓出一條衙衛來。仍是李保引路，包公隨著，後面是包興。只聽眾入中有稱贊的道：「好相貌！好神氣！怪道有此等法術。只這一派的正氣，也就可以避邪了。」其中還有好事兒的，不辭勞苦，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。不知不覺進了村頭，李保先行稟報去了。

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，乃吏部天官李文業，告老退歸林下。就是這隱逸村名，也是李大人起的，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。夫人張氏，膝下無兒，只生一位小姐。因游花園，偶然中了邪祟，原是不准聲張。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，特差李保前去各處，覓請法師退邪。李老爺無可奈何，只得應允。這日正在臥房，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，只見李保稟道：「請到法師，是個少年儒流。」老爺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既是儒流，讀聖賢之書，焉有攻乎異端之理。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。」想罷，叫李保請至書房。

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，將包公僕引至書房。獻茶後，復進來說道：「家者爺出見。」包公連忙站起。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、面若童顏的官長。包公見了，不慌不忙，向前一揖，口稱：「大人在上，晚生拜揖。」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，相貌清奇，連忙還禮，分賓主坐下，便問：「貴姓？仙鄉？因何來到敝處？」包公便將上京會試、路途遭劫、毫無隱匿、和盤說出。李大人聞聽，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：「你看他言語直爽，倒是忠誠之人，但不知他學問如何？」於是攀話之間，考問多少學業。包公竟是一答十，就便是宿儒名流，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。李大人不勝歡喜，暗想道：「看此子骨格清奇，又有如此學問，將來必為人上之人。」談不多時，暫且告別，並吩咐李保：「好生服侍包相公，不可怠慢。晚間就在書房安歇。」說罷，回內去了。所有捉妖之事，一字卻也未提。

誰知夫人暗裡差人告訴李保，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，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。李保便問：「法官應用何物？趁早預備。」包興便道：「用桌子三張、椅子一張，隨圍桌椅披，在小姐室內設壇。所有硃砂新筆、黃紙寶劍、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，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，二鼓上壇便了。」李保答應去了。不多時，回來告訴包興道：「俱已齊備。」包興道：「既已齊備，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。大家幫著，我設壇去。」李保聞聽，叫人抬桌搬椅，所有軟片東西自己拿著，請了包興，一同引至小姐臥房。只聞房內一股幽香。就在明間堂屋，先將兩張桌子並好，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，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上，繫好了圍桌，搭好了椅披；然後設擺香爐燭臺，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。設擺停當，方才同李保出了繡房，竟奔書房而來。叫李保不可遠去，聽候呼喚，即便前來。李保連聲答應。

包興便進了書房，已有初更的時候。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，又走了許多路程，因乏已極，雖未安寢，已經困得前仰後合。包興一見，說：「我們相公吃飽了就困，也不怕存住食。」便走到跟前，叫了一聲「相公」。包公驚醒，見包興，說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服侍我睡覺罷。」包興道：「相公就是這麼睡覺，還有什麼說的？咱們不是捉妖來了嗎？」包公道：「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！我不會捉妖。」包興悄悄道：「相公也不想睡，小人費了多少心機，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，又吃那樣的美饌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。如今吃喝足了，就要睡覺。俗語說：『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』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？咱們何不到小姐臥房看看？憑著相公正氣，或者勝了邪魅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？」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；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，原要前來看看的，只得說道：「罷了，由著你這狗才鬧罷了。」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，急忙呼喚：「快掌燈呀！」只聽外面連聲答應：「伺候下了。」

包公出了書房，李保提燈，在前引道，來至小姐臥房一看，只見燈燭輝煌，桌椅高搭，設擺的齊備，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，邁步來到屋中，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：「所有閒雜人等俱各迴避。最忌的是婦女窺探。」李保聞聽，連忙退出，藏躲去了。

包興拿起香來，燒放爐內，爬在地下，又磕了三個頭。包公不覺暗笑。只見他上了高桌，將硃砂墨研好，蘸了新筆，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。剛才要寫，只覺得手腕一動，彷彿有人把著的一般。自己看時，上面寫的：「淘氣，淘氣！該打，該打！」包興心中有些發毛，急急在燈上燒了，忙忙地下了臺。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。包興走至跟前，道：「相公與其在這裡坐著，何不在高桌上坐著呢？」包公無奈，只得起身，上了高臺，坐在椅子上；只見桌子上放著寶劍一口，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。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：「難為他想的週到。」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，蘸了硃砂，鋪下黃紙。剛才要寫，不覺腕隨筆動，順手寫將下去。才要看時，只聽外面哎呀了一聲，咕咚栽倒在地。

包公聞聽，急忙提了寶劍，下了高臺，來至臥房看時，卻是李保。見他驚惶失色，說道：「法官老爺，嚇死小人了！方才來至院內，只見白光一道衝戶而出，是小人看見，不覺失色栽倒。」包公也覺納悶，進得屋來，卻不見包興。與李保尋時，只見包興在

桌子底下縮作一堆，見有人來方敢出頭。卻見李保在旁，便遮飾道：「告訴你們，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，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著呢。你們何得不遵法令？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。」一片謊言說的很像，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。李保方才說道：「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，叫小人前來照應，請相公早早安歇。」包公聞聽，方叫包興打了燈籠，前往書房去了。

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，見有個硃砂黃紙字帖，以為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，連寶劍一同拿起，回身來到內堂，稟道：「包公業已安歇了。這是寶劍，還有符咒，俱各交進。」丫鬟接進來。李保才待轉身，忽聽老爺說道：「且住！拿來我看。」丫鬟將黃紙字帖呈上。李老爺燈下一閱，原來不是符咒，卻是一首詩句道：「避劫山中受大恩，欺心毒餅落於塵。尋釵井底將君救，三次相酬結好姻。」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跡，不甚明白，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，並打聽娶親不曾，明日一早回話。李保領命。

你道李老爺為何如此留心？只因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，回到內宅，見了夫人，連聲誇獎說：「包公人品好，學問好，將來不可限量。」張氏夫人聞聽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若將我孩兒治好，何不就與他結為秦晉之好呢？」老爺道：「夫人之言，正合我意。且看我兒病體何如，再作道理。」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。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，因此不敢早眠。天交二鼓，尚未安寢，特遣李保前來探聽。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，故叫他細細的訪問。

到了次日，誰知小姐其病若失，竟自大癒，實是奇事。老爺夫人更加歡喜，急忙梳洗已畢，只見李保前來回話：「昨晚細問包興，說這字帖上的事跡，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，皆是逢凶化吉，並未遇害。並且問明尚未定親。」李老爺聞聽，滿心歡喜，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，成此一段良緣，便整衣襟來至書房。李保通報，包公迎出。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，道：「小女多虧賢契救拔，如今沉痾已愈，實為奇異。老夫無兒，只生此女，尚未婚配，意欲奉為箕帚，不知賢契意下如何？」包公答道：「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，須要稟明父母兄嫂，方敢聯姻。」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，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，遞與包公，道：「賢契清看此帖便知，不必推辭了。」包公接過一看，不覺面紅過耳，暗暗思道：「我晚間恍惚之間，如何寫出這些話來？」又想到：「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，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，卻蒙她累次救我，她竟知恩報恩。」包興在旁著急，恨不得贊成相公應允此事，只是不敢插口。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，便道：「賢契不必沉吟。據老夫看來，並非妖邪作祟，竟為賢契來作紅線來了，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，不可過於迂闊。」包公聞聽，只得答道：「既承大人錯愛，敢不從命。只是一件，須要稟明：候晚生會試以後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，那時再行納聘。」李老爺見包公應允，滿心歡喜，便道：「正當如此。大丈夫一言為定，諒賢契絕不食言。老夫靜候佳音便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排開桌椅，擺上酒飯，老爺親自相陪。飲酒之間，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，包公應答如流，說的有經有緯，把個李老爺樂的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，一連留住三日，又見過夫人。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、衣服盤費，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。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，又囑咐一番。包興此時歡天喜地，精神百倍，跟了出來。只見李保牽馬墜橙，包公上了坐騎，李保小心伺候，事事精心。一日，來到京師，找尋了下處，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，竟等臨期下場而已。

且說朝廷國政，自從真宗皇帝駕崩，仁宗皇帝登了大寶，就封劉后為太后，立龐氏為皇后，封郭槐為總管都堂，龐吉為國丈加封太師，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，倚了國丈之勢，每每欺壓臣僚。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，結成黨羽，明欺聖上年幼，暗有擅自專權之意。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磨難，乃是英明之主。先朝元老左右輔弼，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，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。因此朝政法律嚴明，尚不至紊亂。只因春闈在邇，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為總裁。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、打關節的，紛紛不一。惟有包公自己仗著自己學問。考罷三場，到了揭曉之期，因無門路，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，翰林無分，奉旨榜下即用知縣，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。包公領憑後，收拾行李，急急出京，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，稟明路上遭險，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。員外安人又驚又喜，擇日祭祖，叩謝寧老夫子。過了數日，拜別父母兄嫂，帶了李保、包興起身赴任。將到定遠縣地界，包公叫李保押著行李慢慢行走，自己同包興改裝易服，沿途私訪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一日，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，找了個飯鋪打尖。正在吃飯之時，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。酒保見了，讓道：「大爺少會呀！」那人揀個座兒坐下。

不知那人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